

差不多已经摸清了他的作息规律。在上午第二节大休息的时候，他通常会一个人通过教室旁边的楼梯，爬到五楼的楼顶，站在楼顶上默默地眺望远方。

那一天，当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顶，推开那扇油漆斑驳的木门，走上前去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衬衣的少年。直到那时我才发现，他的背影消瘦得让人心疼。那时他虽然背对着我，但我坚信他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因为我看见在我推开的那一个刹那他的后背，微微地绷紧起来。

我就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不敢靠近也无法后退，好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囚徒，所有的命运全都捏在了他的掌心。

我们就那样一直站着，彼此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仿佛哪怕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细微的声响，都会轻易打破这来之不易的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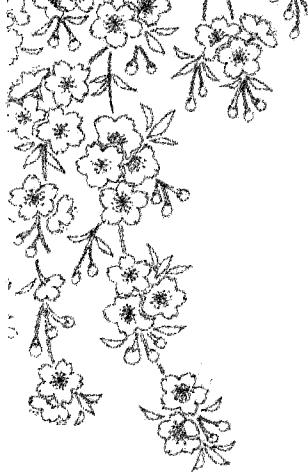
许久，他微微地咳嗽了一声，缓缓地转过了身。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看着他。然而他的目光却异常空洞，从我身上掠过去的时候，就仿佛我是一抹空气般。

彦川与我肩膝交错，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一瞬间，我们的距离是那么的近，我甚至能清楚地听见他的上衣与我的衣服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响，甚至能闻到他发梢散发出来的，柠檬洗发水的淡淡香气。

你不知道，那一刻，我多想伸出手去，像小时候那样拉一拉他的手，将他留在身边。可是，我的手指只是微微抬了抬，最终却僵止在了空中。身后响起关门声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一般，瘫软萎顿在了地上。

眼泪一滴滴落在被阳光炙烤得滚烫的地面，不一会儿便被蒸发殆尽，泪眼朦胧中，我看见不远处一枝爬山虎的叶子，沿着光滑的墙面倔强地向上生长，在楼顶的边缘探出了头。

我坐在地上，对着自己的影子苦笑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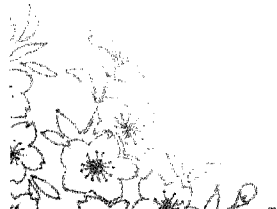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我在你身边。

就算全世界都误解了你，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

我依旧陪伴在你的身边。



那一天，当他抱着一个巨大的枕头，大叫着我的名字朝我扑过来的时候，还不小心绊在了彦妈妈的腿上，差点摔个大马趴。

他一边连连道歉，一边走向两米开外的我，大大咧咧地对我说：“程莫涵，我知道今天没有人给你送礼物，反正我爸妈离得远，也不会来参加这个感恩会，所以我干脆把礼物送给你好了。”

他说：“我知道你从小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今天我就送给你一个枕头，希望从今以后的每一天你统统不失眠。”

他的声音那么大，旁若无人般，我确定彦妈妈已经听到了我的名字，因为我看见她在听到“程莫涵”这三个字之后，微微一愣，然后对着我的方向微微一笑。她的那个笑容特别优雅，让人忍不住回以善意的微笑。

彦泉对着曾子墨的背影做了一个鬼脸，接着拉起彦妈妈的手朝着坐在后面角落里的彦川走了过去。我一边将枕头从曾子墨的手中接过来，一边不由自主地看向彦川的方向，此刻，彦泉正在把自己亲手做的一串手链不由分说地戴到彦川的手腕上，我听见她用一种含糖量极高的声音对他说：“哥，感谢你那么多年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长大，你是我这一辈子最亲最爱的人。”

听了她的话，我的眼眶突然一热，我心想，本来我也可以陪在他的身边一起慢慢长大慢慢变老的。

于是，我匆忙回过头来，对着面前傻傻的曾子墨勉强笑道：“曾子墨，感恩会上的礼物一般都是送给亲人的好不好，你怎么送给我啊。”

曾子墨微微一笑，凑上前来，将嘴巴贴到我的耳边对我说：“程莫涵，难道我们不是亲人吗？我觉得我们比亲人还要亲。”

他对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背后正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

那天晚上，小白被她挤得无处可去，最后索性钻进了其中一只崭新的鞋子里，呼噜打得震天响。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在莫小乔的威逼利诱下陪她一起去给曾子墨送鞋子，可是等我们两个人说笑着走到他们班门口的时候，却发现曾子墨的座位旁边围了一圈人。等走近了后才发现，堂堂七尺男儿身的曾子墨，居然被彦泉逼得躲到了角落里。

彦泉是来找他为彦川报仇的。她肯定是仗着曾子墨不跟女生一般见识，所以才会这么嚣张。但她肯定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她摸起一本词典正准备砸向曾子墨的时候，就被莫小乔揪住了头发，顺势向後一扯，“啪”的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彦泉哭得梨花带雨地从我身边跑掉的时候，我还沉浸在莫小乔那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中不能自拔。

曾子墨猛地一下从角落里跳起来，难以理解地看着高高仰起下巴的莫小乔道：“莫小乔，你打她干什么呀，她不是也没拿我怎么样么？”

莫小乔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将鞋子从脖子上摘下来，丢到他的课桌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望着她离去时的背影，曾子墨对我耸一耸肩，充满疑惑地看着我，仿佛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刚才的那句话到底有多伤人。

走到不远处的莫小乔，背对着人群和我们，突然大声喊道：“云倾一中的全体人员都给我听清了，以后谁要跟文七的曾子墨作对，就是跟我莫小乔过不去，我的手段你们也见识过……”

在听到她的话之后，曾子墨的脸上明显有些挂不住了，摸起桌子上的鞋子作势要向她丢过去，刚刚举过头顶，却又一下子顿住了，直勾勾地盯着鞋子

上的标签，然后一边将鞋子套到脚上，一边对我说：“程莫涵，我知道你对我好，但也没必要这么破釜沉舟吧，你不过了啊你，锐步哎，很贵的吧？我不就在感恩节的时候送给你一个枕头吗？你没必要回这么重的礼吧！”

我无可奈何地笑一下，冷冷地对他说：“别臭美了曾子墨，你觉得我会对你那么好么？”

我真的没想到彦川会把那次的账算到我的头上，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一天是彦泉跑到他那里告诉她是我扇了她一巴掌，所以他才会在上午放学以后到我们班来找我替妹妹报仇。这样看来，那时候小小年纪的彦泉就挺有心计的，她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分辨出到底哪个人才是她日后最大的敌人。

由于毫无防备，当彦川来我们班找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要来跟我破镜重圆呢，所以就显得有些激动，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门口去见他时，还不小心磕到了小腿，疼得死去活来的。

可是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把我给镇住了。

他说：“程莫涵，你还有完没完！小时候你们家害得我们家还不够惨吗？现在又来欺负彦泉！”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便走。

千言万语被他的一句话堵在胸口，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他的那句话，成功地地点中了我的死穴，触痛了我心中最敏感的那条神经。那么长时间以来，我始终把它埋藏在最深最暗的血肉里面，不敢轻易示人，尽量回避，却还是被他简简单单地一句话戳得鲜血淋漓，面目全非。

看着他孤绝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我六神无主地回到教室里，趴在课桌上偷偷哭了很久。

对面的男生宿舍楼里，七楼的某个窗口扫过来一道白亮的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不用去想，我就知道那一定是曾子墨这家伙用小镜子将阳光反射到我身上。可是，就算他给我的世界带来的阳光再明亮，也温暖不了我内心深处那个最阴冷的角落。

我看见他用镜子反射的光芒在我侧面的墙壁上写着几个字，一遍一遍，不停地写。

“我在你身边。”

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

就算全世界都误解了你，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我依旧陪伴在你的身边。

这是小时候的曾子墨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像是 he 镜子里的那道强光一样，穿越一切世俗一切伤害，总在我最绝望最悲伤的时刻，用温暖的，阳光一样的笑容，为我指引方向。

那一刻，我再次想起小时候那个留着刺头的小小男子汉，想起他在阳光下如葵花一样绽放的笑容。

他是那样义无反顾地对我好，照顾我，包容我。

可是他也许永远永远都不会懂，我的世界在遇到他之前，早已经天黑。而如今的彦川便是那唯一的一盏，可以照亮我漆黑世界的灯火。

此刻，那道灯光，却固执地拒我于千里之外。

我的童年里有漫山遍野的葵花，洋溢着尘土气息的乡村小道，他的童年是车流穿梭不息的柏油马路，和那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我们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里，固守着同样的忧伤，直至最初的最初，那点残存的温暖，也在彼此的冷漠中消耗殆尽。

我推开307大包的门走进的时候，莫小乔她们那群女人，正将曾子墨团团围住往他口中灌红酒。看样子莫小乔为了拿下曾子墨，展开的是车轮战术，直到那一刻，我才猛然间发现，自己其实不该来的。

曾子墨看见我之后，如同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挣扎着摆脱了众人的束缚，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朝我飞扑过来，可是还没有走到我面前，由于酒精的作用，就“咚”地一下栽到地毯上了。

我真不知道，如果当时我不在场，莫小乔会不会就把他给拖走了。

在看见曾子墨倒地之后，醉眼迷离的莫小乔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下子坐到他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脸，在确定他的确是醉了以后，干脆自己也扑到他身上，搂着他的脖子睡着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纵然是在自己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也要伸开双手，像麻花似的缠在曾子墨的身上，估计她当时肯定在想，就算自己得不到，也绝对不能便宜我。

后来我才明白，那一天曾子墨哪是叫我去唱歌啊，而是叫我去收拾烂摊子的。

因为，那天莫小乔带领十二钗单独把他约出来，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他自己想泡他的，她之所以带着所有的“手下”一起来见曾子墨，除了是想让他看看自己的气场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认定心地善良的曾子墨不会在那些女生的面前拒绝她，让她以后没脸混下去。结果曾子墨就被她给吓着了，看到我的彩信后就连忙跟我打了电话，其实是想让我过来救场的。

那一天，其他的几个女生以各种借口走掉以后，我足足陪着这两个醉鬼在包间里呆了三个小时，后来，曾子墨才渐渐苏醒。

当他看到趴在自己身上的莫小乔时，突然像根弹簧似的从地毯上弹了起来，大叫一声“我靠”，跑到坐在沙发上笑笑地看着这一切的我面前对天发誓

他不说话，转过身去，缓缓地离开了我的视线。

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的，可是小白那家伙也许是因为受了彦川的恩惠，吃了他的肉，在上第三节课的时候，居然一下子从桌洞里面跳出来，重新跑到彦川那里去了。

那时，我本想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把这个叛徒捉回来的，可是那一节却正好是光头宋的历史课。光头宋是云倾一中有名的乌鸦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能把人骂得投海自尽，所以很多人才私底下议论说，他之所以秃顶，就是因为嘴巴太臭，遭到了天谴。我记得莫小乔就曾在我的面前形容他说：“他老人家嘴里喷出来的那哪是口水啊，那简直就是硫酸。”我自认为自己的意志还不够坚强，脸皮还不够厚，不足以抵挡他的唇枪舌剑，所以就只能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眼睁睁地看着小白那一抹优雅的白色身影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下了课，我急忙冲出教室，沿着小白走掉的方向寻找。

当我焦急地呼唤着它的名字，在每个角落里搜寻它的影子的时候，彦川就再次抱着小白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然而，正当我想要把小白从他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彦泉却一下子出现在了 my 面前，并且猛地甩了我一巴掌。

那一巴掌异常响亮，把我都给打傻了。

彦川条件反射似的拉了她一把，将她拉到一边，冷冷地呵斥道：“彦泉，你干什么？”

可是彦泉却仿佛并不在乎他的反应，而是重新挤到我的身边，恶狠狠地看着我：“程莫涵，你家人从前做的那些事情我妈妈都已经告诉我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当年要不是你妈妈勾引别人，事情也不会闹成那样。现在你又想来害我哥么？而且还用这么卑劣的手段，那猫肯定是你早就训练好的吧，所以才会一次次地跑回到我哥身边，我告诉你，你别想再伤害他！”

身边。

快到家门的时候，曾子墨加快几步走上前去，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莫小乔的脸上布满了惊奇的神情，于是连忙解释道：

“小乔姐，你不要误会，曾子墨之所以有我家钥匙，是因为他在我家寄养了一只猫，他怕我照顾不好，所以经常会来看看。”

我说：“我家的钥匙有三把呢，要不也给你一把？”

莫小乔一边对我翻着白眼，一边冷冷地说道：“我不稀罕！”

望着气势汹汹冲进屋里的莫小乔，曾子墨猛地将我拉到一边。埋怨道：“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刚才就是想让她误会的，我小时候是怎么对你的，你现在怎么老坏我好事。”

我眯起眼睛对着他微微一笑，跟在莫小乔的身后走了进去。

其实那天我和莫小乔本来住在一个卧室里的，可是晚上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却惊奇的发现莫小乔居然不见了。当时我就慌了，我想起她跟父亲吵架时的情形，想起她父亲那毫不留情的一巴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她从窗台上一跃而下的情形，那可是十多层啊！跳下去之后，估计都不用微生物分解了。

于是，我连忙推开窗子，在确定楼下没人之后，又赶紧跑到曾子墨的房间里寻求帮助，结果当我推开他房间虚掩着的房门时就傻了。因为我看见莫小乔正躺在曾子墨的身边呼呼大睡呢，她隔着被子抱着曾子墨，睡觉的时候脸上都是色眯眯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的心情突然有些低落。被排挤到了床边的小白，看见我之后，委屈地叫了一声，从床上跳下来，蹭了蹭我的脚。

我没有吵醒他们，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声尖叫吵醒的，那尖叫源自惊慌失措的曾子墨，他抱着一条被子，“噎噎噎”地冲到客厅里，大喊大叫道：“我什么都没做，我什

烟的包装却特别瓷实，怎么撕也撕不开，于是她便顺手摸起了桌子上的一把剪刀，哧的一下就把那条香烟给豁开了。

结果“哗啦”一下，我们所有人就全傻眼了，那烟还真是假的，因为整整一条包装里面，全是人民币。

如果你没见过，肯定不会理解粉红色的人民币像雪花一样满天飞的场面到底有多壮观，刚才那个要验证真假的小保安直接就傻了，哆嗦着问道：“同学，不就是放个人么？你下这礼也太重了吧。”

站在旁边的曾子墨愣了一下，旋即脱下外套来铺在地上，开始往里面扒钱，一边扒一边说：“莫小乔这下你发了，都能包二爷了！”

接着他将视线从傻在一边的莫小乔的身上转移到我的脸上，“看什么看，赶紧清理现场啊，要是被人看见还以为我们多堕落呢。”

“哦。”

我轻轻地答应一声，赶紧蹲下来，学着他的样子抓钱。

结果还没抓几张呢，一条大长腿就立在我的面前了，那两条腿我太熟悉了，曾经无数次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由于害怕看见他忧郁的双眼，只能深深地埋下头去，所以每次都能看见这两条腿。

“彦川。”

我心里暗叫一声，抬起头来正好与他四目相对。

现在想来，他当时看着扑在钱堆里的我时的眼神可真纠结啊，他肯定没想到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也能有这么辉煌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他的摩托车没气了，他是到保卫室借打气筒的，结果就被我们给震惊了。

我抓着两把人民币，缓缓地站起身来，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了，原来她刚才一直都在笑，我居然不知道笑得花枝乱颤这个典故。

她长舒一口气，伸出手来挑了一下我的下巴，她说：“看见了吧程莫涵，这下姐姐我有钱了，我要包了曾子墨。”

她说：“这下好了，粮草充足，我又可以跟老爷子论持久战了。”

彦川推着瘪掉了轱辘的摩托车走上前来，在离我半米远的地方站定，眼睛看着前方，用一种漫不经心地语气对我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女生拿着那么多钱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不算是件明智的事情。”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前走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彦泉就跟了上去，她还故意撞了一下我的屁股，差点把我撞倒。

我猛地坐直了身体，一脸兴奋地摇着莫小乔的胳膊，我说：“小乔姐，你听见了么？听见了么？刚才彦川主动跟我说话了呢，他在关心我……”

我承认自己当时有些得意忘形，所以声音有些大，所以我肯定那些话全都被站在身后的曾子墨听见了。

我从曾子墨覆盖在我身上的影子里转过头来，看见他正静静地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忧伤，他怀里抱着一件鼓鼓的外套，轻轻地走到我们身边，将“包裹”扔到莫小乔的怀里，冷冷地对我说：“程莫涵，彦川真的就对你那么重要？哪怕仅仅只是一句话？”

接着，他靠在墙角，抽了一口烟，咳嗽了一声后，伸脚踢了踢莫小乔，说：“嘿，富婆，我建议你赶紧将这些钱存到卡上，要不然太危险了，要是不好好支配，那根本就是一炸弹。”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走遍了大半个云倾城，找了好多台自动存款机才把钱全部存完，莫小乔用后来卡上的数字减去原来的数字，一共是三十九万九千四，其实一共应该是四十万，剩下的六百，其中二百块被曾子墨

融，结果没想到莫小乔给他来了个黑吃黑！

当然，这件事情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要不是彦泉回家之后无意中提起了我们在保卫室发生的事情，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其实他并不是在乎那些钱，他关心的是自己逃税的事情一旦查实，自己的公司恐怕难逃被勒令停业的厄运。

于是，他只能编了一个理由，说是为了调解一下彦泉和莫小乔之间的关系，让彦泉把莫小乔约出来跟她谈谈。

可是彦泉死活也不愿意向莫小乔低头，最后还差点跟爸爸闹翻。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便落在了彦川的肩上，彦川始终觉得继父对自己有恩，是他再次给了自己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纵然千般为难，还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其实那时候的他已经隐约觉察到了事情并没有爸爸说的那么简单。

但我万万没想到彦川会来找我帮忙。

我是那么激动，所以当他开口让我帮忙请莫小乔赴宴的时候，我连想都没想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还特白痴地觉得他当时的那个请求就像是跟我求婚一样，我只要一答应，两个人就能手拉着手走向红地毯，百年好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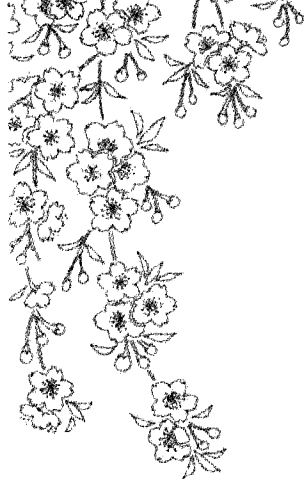
听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他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

接着我们便站在那里，彼此再无任何话说。

许久，我终于鼓起勇气，低下头来问道：“彦川，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我记得你说过，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

他淡淡一笑：“还好。”

然后转过头去快速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清楚地看见他在下楼梯的时候，



第五章：

他说：“程莫涵，女孩子都是怕黑的。”

他的肩膀很瘦，却又很可靠，
他的语言充满了稚气，却又那般笃定，
仿佛有了他，再暗淡的夜空，也会洒满星光。



彦川了。

小白正躲在他的怀里，看见我之后，将脸转向了他的胸口。

“你猫怎么又丢了？看来你对它不怎么好，猫都是有思想的，你对它不好，它就会离开你。”

我怔怔地看着他和他怀里的小白，很久以后才反应过来。

他说：“本来我可以替你养几天的，可是它跟彦泉合不来，今天早上彦泉喂它喝牛奶的时候，差点被它挠到。”

我微微一笑，小白的性格我知道，虽然它有时候喜欢耍脾气，但却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人类，那肯定是彦泉编出来的一个理由罢了。也许在她心中，彦川的妈妈嫁给了她爸爸，就等于彦川也成了他们家的私有财产，绝对不能与别人分享，哪怕是一只毫无威胁的猫。

我将小白从他手中接过来，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对他说：“谢谢你啊彦川，小白肯定知道我们两人是好朋友，所以才会迷路之后投奔你去了。”

说到“朋友”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声音尽量放轻，轻到几乎都已经听不见。

其实，我是在试探他，我想看看他的反应。

可是他却没有再说话，快速地走到了马路对面，一辆汽车闪过之后，就已经不见了。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心说：亲爱的彦川，连小白都希望我们和好，你为什么还这么坚持，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化解你心中的隔阂？

我抱着小白走向不远处的公车站牌，可是还没等我站稳呢，一辆火红色的飞度就切了一条优雅的弧线，超过前面的一辆商务车，直直地扎到我的脚下了。我心想：“这人哪是开车啊？简直就是在开炮弹。”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

来呢，小飞度的车窗就摇下来了，接着就露出了莫小乔那张兴奋到几乎有些扭曲的脸，在她身旁的副驾座上，还坐着正用双手牢牢抱住挡风窗旁边安全把手的曾子墨。

“程莫涵，你他妈是不是傻了啊，快上车啊，本殿下下的新坐驾，带你去见识见识！”

殿下是莫小乔新开发的称呼，以前她喜欢管自己叫老娘，结果后来觉得不上档次，就换成殿下了。

我觉得真正的公主殿下不应该开轿车，而应该赶马车才对。

一直紧紧闭着双眼的曾子墨在我上车的时候，终于从极度的惊恐之中缓过神来，放开了把手，一脸惊奇地看向我怀中的小白，然后转过身来一把将小白抓过去，亲了一通之后问我道：“这是怎么回事莫涵？”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莫小乔就轰下了油门，四只轮胎发出一阵怪叫，车便朝着马路中间窜了出去。

“莫小乔，你他妈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曾子墨大叫一声，四下寻找了一番之后终于找到了安全带，手忙脚乱地将小白绑在了自己的肚皮上。

看来莫小乔的确不怎么会开车，她丫居然把车子开到了马路中间的黄线上骑线行驶，一边开还一边冲着迎面而来的车流大叫：“闪开！都给本殿下闪开！交警都因公殉职了么？怎么那么多人逆行啊。”

曾子墨忍无可忍，侧着身体，将她手中的方向盘猛地向左打了一下，车子才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然后，他回过头来，继续刚才的问题：“小白是怎么回来的？”

“是彦川送回来的。”

爸在家么？”

女人没有回答他的话，将莫小乔放了进去，然而却把我和曾子墨拦在了门外，从门旁摸了两双拖鞋扔到我们的脚下，冷冷地命令道：“换了鞋再进去。”

我和曾子墨正准备换鞋的时候莫小乔就重新折回来了，她拉起我们俩的手，白了那个女人一眼，就冲上了二楼。

再次看见曾子墨的时候，莫南亭的脸上明显不怎么好看，他起身，礼节性地让了一个座，继续看起了报纸。

他将脸埋在报纸后面，冷冷地对莫小乔说：“是不是又没钱了，有钱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回家。”

“爸，你也太小看人了吧，我这次是衣锦还乡好不好？我都已经有车了。”

说着话，莫小乔连忙走到了窗边，推开了窗子，指着窗外遍体鳞伤的小飞度对莫南亭说：“不信你看！”

见莫南亭对她的爱车并不怎么感兴趣，莫小乔突然从钱包里掏出那张银行卡，甩到爸爸的面前：“不信你可以去查，这里面还有三十多万呢。”

莫南亭微微一愣，将报纸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一个叫彦一平的商人给我的，一共四十万，说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一想您也就是大笔一挥打个电话的事，所以就答应了。”

听了她的话之后，莫南亭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顺手摸起桌子上的一个烟灰缸朝着莫小乔的面门直直地砸了过来。莫小乔顺势一闪，烟灰缸滚落到了一旁：“爸，你这招也太老套了吧？对久经沙场的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了。”

结果她的话还没说完，“啪”的一下，莫小乔就用脚将他的手机踢飞了。她的那一脚踢得极其精准，脚尖在距离白江的眉毛还有半厘米的时候及时地收住，顿了一下，转了一百八十度，重新落在了他的面前。

她说：“靠，本殿下最看不起你这种一遇到点小事就叫家长的人，你多大了呀，难道现在你还穿着尿不湿么？居然叫爸爸……”

我纹丝不动地站在曾子墨的身旁，我知道莫小乔为什么这么生气，在她的印象中恐怕全世界的爸爸都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不敢动，是因为怕把她胸中的那团邪火引到了自己身上。

白江扶着桌子缓缓地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向后退了一步，满脸委屈地解释道：“你不是要见我们领导么？我爸就是领导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白江的爸爸不但真是领导，而且还是个大领导，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那天下午，为了弥补莫小乔的损失，白院长亲自到医院的药房里面拿了八盒阿胶，交到了她的手上让她补血。看在老人家那么和蔼的份上，莫小乔最终也只能作罢，抱着那些阿胶走到一直站在父亲身旁的白江面前，摊出一只手说道：“喂，给我十块钱！”

“……”

白江在愣了几秒之后，摸索了半天，乖乖将一张十元的钞票放在了她的掌心。

“你别以为我是讹你钱啊，我要讹你就直接在后面加个万了，其实我也不缺这十块钱，但是你把我的发型搞坏了，我得去做个头发，这钱是理发用的，这样我们就两不相欠了。”

莫小乔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向汽车将阿胶甩到了副驾座上，开动了轿车。